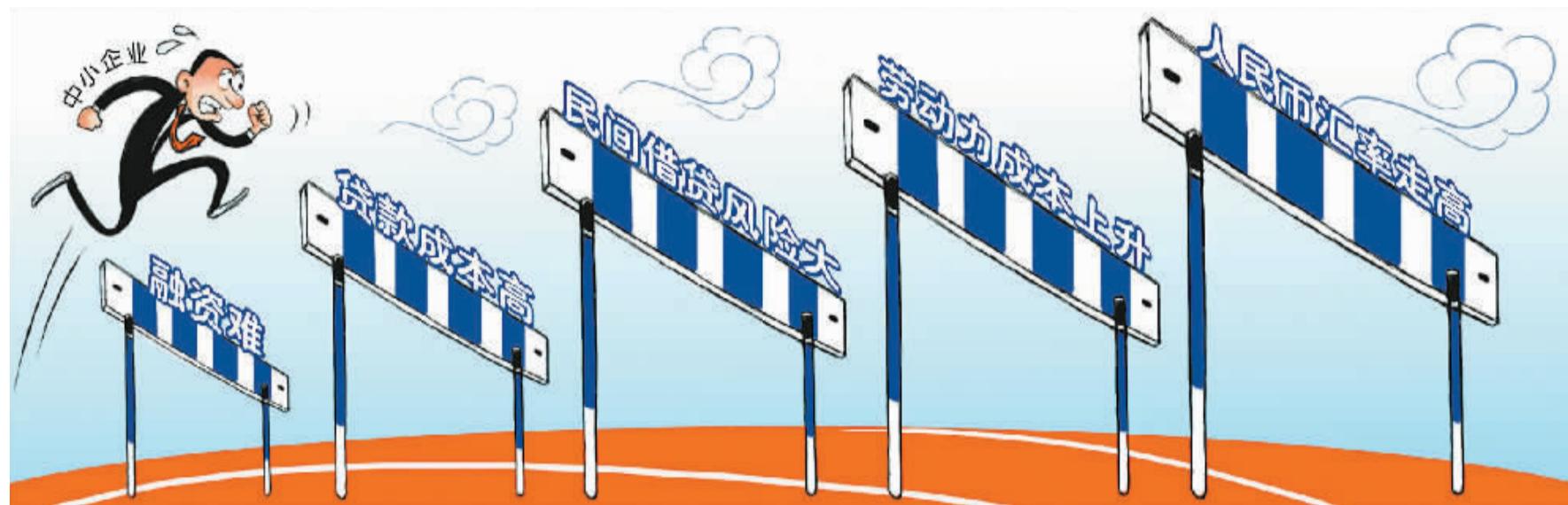


部分中小企业倒闭：“钱荒”惹的祸？



据 新华社

历来有民间资本“风向标”之称的浙江温州，近日接连有3家“知名”中小民企倒闭，引发社会关注，有关“钱荒”“倒闭潮”等议论突然升温，有财经界评论员甚至称“温州民间金融泡沫接近崩溃”。真相究竟如何？“银根紧缩”会成为压倒中小民企的“最后一根稻草”？中小民企生存困境在哪里？民间关于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又有哪些期盼？记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追踪调查。

迷局初现：“倒闭潮”真的来了吗？

经记者多方证实，此前浙江温州确有3家较大的民营企业倒闭，企业主出逃。分别是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、波特曼咖啡、乐清三旗集团。

“这3家企业倒闭是个案，主要是其自身原因。”温州市银监局主监管员周青冥说。经营多家公司的波特曼咖啡企业决策失误、战线拉开过长导致资金链断裂；主营电线电

缆的三旗集团公司则由于盲目跨行业经营、恶意拉多家企业担保、向银行骗贷等原因造成企业主出逃。

相比上述两家公司皆由经营策略不善导致资金供给出现问题，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的倒闭则与资金链根本无关联。这家去年净利润3525万元的企业，因其法人代表黄鹤欠下巨额赌债并在今年4月外逃，导致经

营陷入瘫痪。

在温州，官方并未将这3家企业与广大民企划等号。温州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，当前一些企业出现“关停并转”，是产业转型升级中的正常现象，不能简单理解成民企出现危机的先兆。温州市工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，一季度全市私营企业注销户数534家，同比减少14.56%。

但业界普遍承认，这是多种因素叠加的效应。如人民币升值、原材料成本上升、劳动力成本增加、行业结构转型升级、融资成本偏大等。

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秘书长谢泓表示，经历过金融危机最困难的阶段，中小企业生存环境目前整体上处于好转趋势，并未观察到广东中小企业出现大规模倒闭的现象，有关中小企业“倒闭潮”已经发生或将要

来临的说法也是不严谨的。

周青冥认为，企业融资难度有所上升，但总体仍在宏观调控预期范围之内，民间之所以炒作利率升高，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“部分放贷主体试图借用趋紧的货币政策改变企业的预期，使得自己以更高价码进入放贷市场；再者，‘会哭的孩子有奶吃’，一些企业主已经深谙此道”。

“倒闭潮”的论调可谓“言过其实”，但中小企业面临的现实困境却不可忽视。融资难、贷款成本高以及民间借贷风险大等，依旧是困扰中小民企发展的主要因素。

自去年10月我国货币政策由“宽松”转为“稳健”以来，央行已4次加息，8次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直至21%的高位。银行“惜贷”“嫌贫爱富”又有抬头。

一份来自温州市经贸委的调查显示，今年一季度当地企业普遍遭遇融资难和融资成本提高的考验，规模以上企业中近一半感觉资金面吃紧，中小企业状况则更严峻。

记者走访温州当地金融机构、企业时发现，许多企业对当前宏观紧缩、贷款抽紧、利息“步步高升”的局势感到不堪重负。当前在温州企业界流行两个字：“等贷”，即等待贷

款。谁能贷到钱，就是“抱着老虎也笑”。

一些银行开始主动提高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或成本，实现“以价补量”。目前温州的银行利率表面上是基准上浮30%，实际上各家银行通过变相收取管理费、咨询费、“扣存放贷”等方式，使利率上升至月息1.2%左右，超过原利率的1倍多。

“今年不仅贷款利息高，还增加了许多附加条件。”江苏东渡集团一位负责人说，如银行要求将贷款额的一半用于投资银行指定的金融理财产品，于是又变相增加了贷款成本。“公司今年的贷款成本增加了三成以上”。

对此，兴业银行南京分行一位管理层人士表示，信贷规模有限，银行自身经营也有压力，确有一些银行倾向提升中小企业贷款利率，或增加手续费来增收减压。

大中型金融机构贷款难催生了民间借贷的盛行。然而，这种融资方式贷款成本巨大，且风险高。一些中小企业坦言，一旦通过这种方式融资，企业就如“走钢丝”。

广东银达担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高层表示，随着银行信贷收紧，广东民间融资成本不断上升。往年的民间融资利率在10%至20%，现在到了30%以上，而且还在不断走高。来自温州的数据显示，一季度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单季上涨11.9%，环比涨幅高出8个百分点。

正如一企业主所说：“小企业和大企业不同，一笔资金跟不上很快就会死。如今的高利息对小企业来说就像是‘吃鸦片’。不吃资金链就会断裂，吃了又会搞垮‘身体’。”面对“合法的高利贷”，企业无所适从。

“融资难、劳动力成本上升、人民币汇率走高……”一系列长期存在和可预见的挑战正在不断挤压中小民企的生存空间，企业如何在困难中“突出重围”？

理银行资金，照顾中小企业发展；企业自身则应积极探索创新模式，增强核心竞争力。

张文魁认为，在合理收缩信贷规模的同时，应当落实好“区别对待、有扶有控”的信贷政策，特别是对符合产业发展

方向、具有成长性的中小企业给予资金支持。

除了金融宏观调控政策不应“一刀切”外，还需进一步畅通中小企业贷款渠道。目前大量民间资本无法通过合理渠道进入实体经济，亟待鼓励金融创新。

延伸阅读

温州江南皮革老板豪赌后出逃背债至少3亿

温州错综复杂的民间借贷，随着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(下称“江南皮革”)董事长黄鹤失踪，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。

听熟悉黄鹤的人说，年轻时，黄鹤就好赌博，曾一次输掉了几千万元，陷入绝望。最后是其叔叔、江南控股集团掌门人黄作兴替他还了赌债。去年年底，传他在澳门赌输了1个多亿。今年4月份，香港举办国际皮革展，参展后黄鹤又和几个赌友去赌钱，这次究竟输了多少，连同行的人都不知道。只知道的是，清明节后，黄鹤消失了。

黄鹤一去不复返，背后欠下的债务究竟有多少？有人说8亿元，也有说至少10亿元，有登记的债务基本确认为3个多亿，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要等6月中旬以后才能出来。总共欠了多少债，就像最后一次黄鹤究竟赌输了多少钱一样，只有黄鹤本人最清楚。

耐人寻味的是，除了银行、债务人，有多少放款的担保公司和投资公司被套其中，已经成了无解的秘密。据调查，至少有1亿多元的民间借贷很可能因黄鹤事件打水漂。放高利贷的“老高”们在享受高利润的同时为风险狠狠买单，而且为避免发生出资人争相撤资的“挤兑”，他们选择了沉默。

眼下在温州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：黄鹤失踪前一天，某担保公司老板还打电话给黄鹤问他要银行账号，要借钱给黄鹤，月息3分(3%，折算下来年息为36%)。黄鹤说，来不及了，你一定要借的话，明天拿现金到机场。第二天，这位老兄真的捧着500万元现金出现在机场，黄鹤“笑纳”失踪前最后一笔借款。

“现在能确认的是他已经出国了，到底去哪了，不知道。”江南皮革一股东说，他们已经报案，龙湾警方已经立案。

黄鹤失踪后，温州市龙湾区专门组建了处理江南皮革的工作组，并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债务登记和审计。5月底最新上报债务数据：被直接或间接牵涉到的银行10家，债务近1.5亿元；原材料供应商70多家，涉及金额9000多万元；有欠条、转账收据的私人借款6500万元。“还有不少担保公司和投资公司等借款，没有一家报上来”。

“私人借款报上来的有4个人，其中一个人借给黄鹤3000万元。”温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邹建强说。

(据《钱江晚报》)